



贝热拉克的 **疯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貝熱拉克的瘋子

〔比利时〕 乔治·西默农

汪家荣 史美珍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九月

本书根据 Presses Pocket 出版社1976年重印版的比利时法语作家 Georges Simenon 所著《Le fou de Bergerac》一书译出。

贝热拉克的疯子

汪家荣 史美珍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375印张 95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0 册

书号10215·6

定价: 0.37元

作者简介

乔治·西默农 (Georges Simenon, 1903——) 是当代比利时著名法语作家。他出身贫寒, 早年亡父。十五岁即辍学, 自谋生计。他曾在书店、报社等单位当过职员、誊写员和文书等职务, 长期接触下层社会。他于1922年起定居法国, 后来在美国住了十余年。1956年起移居瑞士至今。

西默农从十七岁起就开始写作。他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一共写了一百二十余部作品。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埃梅在谈及他的多产和勤奋时, 曾把他同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文学家巴尔扎克媲美。他的作品中有五十余部小说都以警长梅格雷为中心人物, 他以侦破一个案件为主线, 着力塑造这位警长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痼疾, 同情受害者的悲惨遭迂, 机智沉着, 忠于职守, 无私无畏与各种犯罪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的高大形象。他的许多作品不仅在比利时、法国享有盛名, 在欧、美、日等许多国家也都拥有大量读者。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为剧本搬上银幕的影片已达六十余部。据估计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已畅销四千万册。

西默农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创造了一种介乎侦探小说与

心理小说之间的独特的文学形式，并且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虽然是比利时人，可是许多同一辈的最负盛望的法国文学家，如：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安德烈·纪德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都把他称颂为当代第一流的法语小说家，赞扬他擅长于人物的心理分析，外省的景物描写以及文笔的洗练明达。他的著作还受到了法国教育界的重视。如他的代表作《黄狗》（已译）已被巴黎法兰西联盟国际学院选为高年级的教材。另一部作品《梅格雷在学校》的片段也被选入了1976年法国出版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选读》。他的某些语句还被1975年出版的《莱克西斯》法语词典援引为有关词条的例句。

《贝热拉克的疯子》发表于1932年，曾多次再版，由于这部小说比较能反映西默农的写作特色，所以我们把它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译者

1980年5月23日

- I -

不能入睡的旅客

这次出门凑巧的事儿可真不少！前一天，梅格雷还想不到自己会去作这么一次旅行。不过，这季节，巴黎的气候倒有点使他难以忍受：这才三月，可早春的气息已十分浓重，灿烂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甚至有点刺激皮肤的感觉。

梅格雷夫人已经到阿尔萨斯去了，她准备在那儿小住半月，同她即将临产的妹妹作伴儿。

星期二上午，梅格雷警长收到二年前已退休的一位司法警署的同事给他的一封来信。这位同事已在多尔多尼*定居。

“……还有一点千万别忘了，要是有什么风把你吹到这一带来，你可一定要到我家来住上几天。我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佣人，只要家里有客人，她就高兴，再说吃鲑鱼的季节也到了……”

有个细节使梅格雷陷入了沉思：这封信用的是印有笺头的信纸。那上面印有一坐乡村别墅的侧影，别墅两端各有一个圆顶塔楼。下面还有这样的字样：

里博迪埃别墅

多尔多尼省维勒弗朗什市

中午，梅格雷夫人从阿尔萨斯打电话回来说，大家正盼望着她妹妹第二天晚上能分娩，她还说：

* 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

——简直象入了夏……有的果树都开花啦！

真是凑巧，太巧了……过了不一会儿，梅格雷已经来到他上司的办公室，他们俩聊了起来。

——对啦……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事儿，你怎么还没去波尔多*核实一下呢？

一桩无关紧要的案子。时间又不紧迫。梅格雷本来打算有机会时顺便到波尔多去查阅一下市里的档案。

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子：多尔多尼——波尔多。这个念头把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了。

这时，一道阳光投射在他上司当镇纸用的水晶球上。

——是个好主意！……我手头恰好也没有正在经办的事儿。

傍晚，梅格雷拿着一张去维勒弗朗什的头等票在道赛车站上了车。乘务员关照他别忘了在利布纳换车。

——除非您呆在软卧车厢里，那车厢是联运直达的。

梅格雷没有注意这句话，他翻阅了几张报纸，就朝餐车的方向走去，他在那儿一直呆到晚上十点钟。

他回到自己的包厢时，窗帘已经拉上，灯光调得很暗，一对老年夫妇把两张铺位全占了。

乘务员恰好走过来。

——还有没有空的铺位？

——头等车厢没了，可二等车厢大概还有一个，要是您觉得可以将就的话……

* 法国西南部纪龙德省的省城，离巴黎565公里，比多尔多尼省远一些。

——那还用说！

于是，梅格雷提着他的旅行袋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过道。乘务员打开了好几道门，最后总算找到了那张铺位，这是个下铺，上铺已经有人占了。

这儿的灯光也是调得暗暗的，窗帘也已拉上。

——您要我把灯打开吗？

——谢谢，不必了。

车厢里既潮湿又闷热。可以听到某个角落里发出的一种微弱的嘘嘘声，象是暖气管跑了气似的。上铺有个人在翻身，喘息。

警长轻轻地脱下了靴子、外套和坎肩。他躺了下来，立即把圆顶礼帽重新歪歪斜斜地扣在自己的脑门上，因为不知从哪儿吹来了一丝丝的穿堂风。

他睡着了吗？反正他断断续续地入睡了。一小时、二小时、也许更长些。可是他一直保持着半清醒的状态。

在半清醒状态中，他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是闷热和穿堂风这两个不相协调的因素引起的吗？

不，主要是上铺那个人老在折腾，一刻也不让人安宁的缘故。

他每分钟不知要翻几次身？再说，他恰好就在梅格雷的头顶上。每次翻身就发出格格的声音。

这个人的呼吸很不匀称，好象是在发烧。

梅格雷忍无可忍，干脆爬起身来，在过道里来回踱步。不过，在过道里他又觉着太凉，于是又只得回到包厢里，昏昏欲睡的状态使他时而产生这样那样的感觉，时而又浮现出各式各样的想法。

车厢完全与世隔绝。笼罩着梦幻般的气氛。

上铺的那个人刚才不是用胳膊肘子撑起身子弯下腰来想瞅他一眼吗？

相反，梅格雷不想多动换。餐车里喝的半瓶波尔多酒和两杯白兰地还在胃里起着作用呢。

夜是漫长的。每到一站，就听见有人模模糊糊地讲话，过道里脚步走动和车门砰撞的各种声响。旅客们唯恐火车不再继续开动了。

上铺那个人仿佛在哭，因为他有时屏着呼吸，有时又用鼻子深深地吸气。接着又是翻身，又是擦鼻涕。

梅格雷后悔没有和那对老年夫妇一起留在自己的头等包厢里。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最后他实在憋不住了，便咳了一声，清了清嗓门：

——对不起，先生，请您保持安静！

他觉着有些不安，因为他的语调过于粗暴了，他原先并不想这样大声嚷嚷的。要是那人果真病了呢？

上面的人一声不吭，躺着不动了。他该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避免发出最轻微的声响呵。

上面的那一位究竟是不是个男人？梅格雷突然怀疑起来。

或许是个女人吧！这个人，梅格雷还没见过一面，他卡在床垫和车厢顶板之间，根本就看不见。

温度还在上升，睡在下铺想必热得喘不过气来。果然梅格雷起来调节暖气了，他想拧小点儿，可是设备出了故障！

喔唷！已经凌晨三点了……

——这一次，我非睡着它不可！

可他连一点倦意也没了。他变得几乎和他旅伴一样的烦

躁不安。他默默地窥伺着。

——好哇！他又重新折腾开了！

梅格雷强制自己，使呼吸保持匀称，同时默默地数数，一直数了到五百，他指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入睡。

果然，那个人哭了！他可能是到巴黎来参加葬礼的吧！或者相反，这可怜的家伙在巴黎工作接到了家乡来的一个消息：他母亲病了，或者死了……或者他老婆……梅格雷抱怨自己刚才对他太粗暴了……可谁知道呢？……有时列车后面还挂一节灵车呢……

阿尔萨斯的小姨子又要生孩子了！四年功夫生了仨！

梅格雷进入了梦乡。火车停了一站，又开动了……它穿越桥梁时发出了一阵震耳的声响，梅格雷猛地睁开了双眼。

这时他才发现从上铺挂下来的两条腿，他不动声色地瞧着。上面的那位旅客正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他十分谨慎地系着鞋带。这是警长看到他身上的第一件东西，尽管灯光暗淡，他注意到这是双漆皮皮鞋，高帮，灰色羊毛袜子，好象是手工编织的。

那个人不动了，他是在侧耳细听，还是在偷偷地观察梅格雷改变了节奏的呼吸呢？警长又开始数数。

可是数数也数不下去了，因为那双系鞋带的手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那双手颤抖得那么厉害，因此返工了四回才系上了一个结。

火车越过了一个小站，没有停靠。一盏盏灯光透过窗帘一闪而过。

那个人从上铺下来了！这就越发象在梦幻中了。他本来满可以自由自在地下来的，是不是因为害怕再一次受到责备才变得那样拘谨呢？

他的一只脚好半天才踩着梯凳。他差一点从上面滚了下来。他立即转过身子背向警长。

他已经走出了包厢，他忘了把门关上，就匆匆地朝着过道的尽头走去。

要不是这扇敞开的门，梅格雷也许会利用这个机会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他不得不起来关门。他向门外瞧了一眼。

他立即穿上外套，把坎肩给忘了。因为在过道尽头的那个陌生人已经打开了车门。这绝非是偶然的巧合！正在这当口，火车减慢了速度。约摸可以看见一片树林掠过铁路沿线。几朵云彩被一轮明月照得透亮。可在车厢里看不到月亮。

车闸发出了刺耳的声响。火车准是把时速从八十公里降到了三十公里，说不定还降得更低些。

那个人一跃而下，消失在路堤边坡的后面，他一定是身子贴着地面滚下去的。梅格雷几乎不加思索地也纵身跳了下去。火车还在减速。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霎那间，他象悬到了空中，接着便侧身掉在地面上，他立即向前滚动，一连翻了三个个儿，在一排铁丝网前停住了。

车尾的红灯随着轰隆隆的列车向远方驰去。

警长哪儿也没摔伤，重新站了起来。他那旅伴肯定比他摔得厉害，他在五十米远的地方开始慢慢地艰难地直起了身子。

这番情景倒很可笑。梅格雷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一种什么本能驱使他冲着路堤跳下车来的，然而他的行李还向着多尔多尼的维勒弗朗什方向继续行进。他甚至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儿了！

他眼前只有一片树林：可能是一片大森林。在不远的地

方，有一条象白色缎带那样的公路通向那树林的深处。

为什么那个人不再动弹了呢？只见一个跪在地上的影子。他没有发现后面有人跟着他吗？他受伤了吗？

——喂！那边……”梅格雷喊了起来，同时在兜里掏他的手枪。

他还没来得及攥住枪把，就看见一束火光。在听到枪声之前，他肩上已中了一颗子弹。

最多不过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那个男人已经站起身来，飞快地窜入矮树丛，越过公路，消失在一片茫茫的黑暗之中了。

梅格雷骂了一声。他的双眼湿润了，这倒不是由于伤口疼痛，而是由于惊愕，狂怒和一种惘然不知所措的感觉。这事出得那么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而他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如此的可怜！

他的手枪滑落在地上，他弯下身去想把它捡起来，肩上的伤口把他疼得直咧咀。

确切地说，还不止如此：他觉得鲜血正直往外冒，心脏每跳动一次，热乎乎的血液就从打断的动脉中涌出来。

他不敢再跑也不敢再动了。他甚至连枪都顾不得去捡了。

他两鬓湿漉漉的，只觉得舌燥口干。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他的一只手在齐肩高的地方摸到了粘粘糊糊的浆液，他使劲地捂着，寻找着动脉，来回地试着怎样才能把血止住。

他在半昏迷中觉得火车在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而且在那儿停了很久，很久，他侧耳细听，心里极为烦恼。

火车停下来又能对他怎么样呢？火车声响的消失反而使

他不由自主地觉得象是生活在无生命的世界里似的害怕起来了。

终于列车又发出了声响！只见在树丛后面的天际，有一点微弱的红光不断地向前方移动。

接着，什么也没了！

只剩下独个儿站着的梅格雷，他用右手捂着肩膀。没错，就是左肩！他试着摆动一下左臂，并把它稍稍地举了起来，可是一下子又垂了下来，这左臂真是太沉了。

树林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看来那个人没继续逃窜，可能隐藏在矮树丛中了。梅格雷要是朝公路走去，他会不会再开枪把他干掉呢？

——傻瓜！傻瓜！傻瓜！……”梅格雷低声地埋怨着自己。他觉得落到这步田地实在太狼狈了。

干吗非往道碴上跳不可呢？他的朋友勒迪克一清早准会在维勒弗朗什车站等候他，而那女佣人也准把鲑鱼做好了。

梅格雷朝前面走去，步子蹒跚。才走了三米就停了下来，接着又走，又停了下来。

黑夜里，只有公路上还有一点光亮，这条白茫茫的公路象盛夏季节一般布满着尘土。血还在往外流。流得不象开始那么凶了。梅格雷用手捂住冒着鲜血的伤口，尽管他的手已被血粘住了。

他不象是一生中已经受过三次伤的人。这次，他象上了手术台一样的紧张。他宁肯忍受一阵干干脆脆的剧疼，也不愿让血没完没了地流失。

要是今晚孤零零地死在这儿那就未免太惨了！甚至连自己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而那失去主人的行李却还在继续旅行！

那个男人要是再给他一枪，那就更糟了！他尽可能地走得快些，身子向前弯着，他觉得头昏目眩。他看见一块路标，可是月光只照亮了右面的那部分：三公里半。

三公里半是个什么地方呢？哪个城市？哪个村庄？

有头母牛在天空呈鱼肚白的方向哞哞地叫着。这大概就是东方！天快亮了！

陌生人不会再躲在那儿了。或许他已放弃了干掉他的打算。梅格雷心里一合计，他大概还能支持三、四分钟，他必须充分利用这一短暂的时间。于是象兵营里的士兵那样，他踏着正步走了起来，一边走一边数着步子，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刚才母牛叫的地方必定是某个农场。而农民总是早早地就起床的……因此……

血一直流到他的左肋下面，在衬衣里面流着，在裤腰带里面流着……

他见到的是灯光吗？还是神志不清的幻觉？

假如我再失血一公升……他想着。

这是灯光。可还得穿过一块耕地，那就更加艰难了。他的两脚陷进了泥土地里。他差一点撞在一辆停在地里的拖拉机上。

——来人啊！……喂！……来人啊！……快！……

这个绝望的“快”字刚刚吐出口，他就赶紧扶着拖拉机，他顺势溜下去，坐到了地上。他听见有人开门，还模糊地看见一盏马灯在一只手里摇曳。

——快！

但愿向他走过来的人能设法把血止住！梅格雷的手松开了拖拉机，垂到了自己的身侧，一点劲儿都没了！

———.....二.....二.....
他每数一个数，就涌出一股血。

一幅幅模糊不清的图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它们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空白的间隔。每幅图象的角上都带有这场恶梦留下的恐惧的标记。

响起了一阵有节奏的声音……马蹄声……他觉得自己的头下枕着麦秸。一棵棵树木在他右边络绎不绝地向后退去。

梅格雷恍然大悟。他原来躺在一辆大车上。天已经亮了。大车沿着路边栽着梧桐的一条大道缓慢地行进……

他睁开了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终于在自己的视野里看见了一个男人，那人没精打彩地向前走着，手里扬着一根鞭子。

难道还在梦中吗？梅格雷没有从正面见过火车里的那个男人，他只见到过他的模糊轮廓，用山羊羔皮制成的漆皮鞋和灰色的羊毛袜子……

那么，为什么他把赶大车送他的农民当作了火车里的那个旅伴呢？

他看见一张满布皱纹的脸，脸上蓄着灰褐色的大胡子，长着浓浓的眉毛……一双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前方，无暇顾及车上的伤员。

现在在哪儿呢？……上哪儿去呢？……

警长的手动换了一下，他觉着胸脯周围有件什么异样的东西，象是条包扎得严严实实的绷带。

接着，各种各样的念头在他的头脑里互相搅合在一起了，这时一道阳光猛烈地射进了他的两眼。

后来，出现了几幢住房，几个白色的门面……一条沐浴在阳光中的宽阔街道……大车后面发出了一阵声响，是跟在车后的人群的脚步声……还有说话的声音……可是他听不清说的是什麼。车子颠簸得厉害，使他的伤口阵阵作痛……

突然颠簸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前后左右的摇幌，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他已经躺在一幅担架上了……走在前面的是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扇大铁门重新关上了，铁门后面簇拥着一大堆人……有的在奔跑……

——立刻把他抬到梯形实验室去……

他的脑袋一动也不动，什麼也不想，只是用眼睛凝视着他的周围。

他们穿过了一座花园，那儿竖立着几幢十分整洁的白砖瓦房。

在椅子上坐着一些穿着一式灰衣的人。有的头部包扎着绷带，有的腿上……护士们来回地忙碌着。

在他迟纯的头脑里，甚至连医院这个词儿都想不起来了。

那个长得很象他旅伴的农民现在在哪儿呢？……哎 唷 唷！……上楼梯了……真叫人疼得难受。

梅格雷重新醒过来时，看见有个男人正在洗手，同时神态严肃地瞧着他……

看到这番情景，他觉得胸口猛地一抽……这个人留着一撮山羊胡子，长着浓浓的眉毛。

他象那个农民吗？反正他象火车里的旅伴！

梅格雷张着嘴吧，但不会说话。那个留山羊胡子的人从容不迫地说：

——让他住三号。把他隔离起来好一些，因为警察局……

——怎么，因为警察局？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穿白褂子的人把他抬走了，他们重新穿过花园。那里的阳光明亮而欢快，洒满了每一个狭小的角落，这样的阳光警长仿佛从来没见过似的……

人们把他抬到一张床上。四周的墙全是白色的。屋里几乎同车厢里一样的闷热。

不知在哪儿，有个人说道：

——警长* 问，他什么时候可以……

警长不就是他吗？他可什么也没问过啊！

这一切简直奇怪透了！

尤其那农民既象医生又象火车里的旅伴！

可是，火车里的旅伴留灰褐色的山羊胡子吗？蓄八字胡子吗？长着浓浓的眉毛吗？

——把他的牙齿撬开……好……不必再撬了！

大夫正往他嘴里灌着什么。

那还用说，用毒药来结果他的生命呗！

* * *

* * *

* * *

傍晚，梅格雷恢复了知觉，守在他身边的女护士立即往医院的过道走去，那儿有五个人在等待着：贝热拉克**的预审法官，检察长，警察局长，法院书记官和法医。

——你们可以进来啦！可是教授嘱咐过，你们不能让他太累了。再说他的眼神特别怪，说他是疯子，我也不会觉

* 指当地的警察局长。

** 多尔多尼省一个专区政府的所在地。